

從被動式的翻譯問題 談中英法三語的差異

袁平育/Pin-Yu Yuan

文化法文系助理教授

Department of French, Chinese Cultural University

【摘要】

根據法國語言學家所做的研究：愈講究的法文文體，使用被動式的比例就愈高。反之，在孩童的話語中，被動式幾乎不見蹤影。原因在於被動式是種複雜的句型，比起主動句來，它的語法、句型和語言單位都複雜得多。

由於被動式的語法較為複雜，翻譯上產生的問題也相對增多。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莊坤良曾說：翻譯就是翻「異」。被動式牽涉的翻譯問題，如動詞的體、句法轉換、語義對應、被動標記的選擇等等，很能夠說明語言間根本的差異。本文將利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研究中英法三語中被動式的翻譯疑難，期待多方面呈現被動式翻譯上的問題。

【關鍵詞】

被動式句法、被動標記、施動者、受動者、動詞的體、視點轉換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done by French linguists, the usage of the passive voice in French occurs frequently in most academic-oriented research studies. Researchers have attributed this occurrence to its complex sentence structure, involving grammar, passive markers, types of verbs, verbal aspect and transformation between the active and passive sentence structure and so on. Compared with the active voice, passive voice is far more complex and troublesome in terms of the language unit, grammatical rules and structures. Therefore, for a long time, the use of the passive has been the most heated topic of discussion in the field of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language structure in the use of passive voice,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on of this sort increase. This research is desig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to study the translation problems of passive voice in Chinese, French and English.

【Keywords】

passive voice, passive markers, agent, patient, verbal aspect, transformation

序言：被動式的重要性

根據法國語言學家 Hupert、Costermans (1976, 3-26) 和 Gaatone (1996, 35) 三人的研究：愈講究的法文文體，使用被動式的比例就愈高。因此，在學術性和報導性強的文章中，被動式出現的機率很高；反之，在孩童的話語中，被動式卻幾乎不見蹤影。原因在於被動式是種複雜的句型，以語言學的角度來分析，它牽涉到句法、被動標記、動詞的體、動詞類別與主動句轉換的關係等等，涵蓋面極廣。比起主動句來，它的語言單位、語法規則和句型都要複雜得多，處理的問題也較為繁瑣。也因此，長久以來，它一直是語言學界深感興趣的熱門話題。

語言是一個民族長期沿襲下來的表達習慣，是該民族文化與思維模式的反映。文化與思維模式差異愈大，語言差異就愈大。而語言差異愈大，字彙和句法的對應性就愈低。由於被動句牽涉的問題極為複雜，翻譯上產生的困難自然也相對增多。如何翻得信達雅、又符合美學效應，轉換程序絕非是簡單的字彙和句法對應而已。

本文將以中英法三語為例，以「比較語言學」的觀點，研究三種語言間被動式的翻譯問題，呂叔湘說：一件事物的特點，要跟別的事物比較，才顯出來。語言也是如此。只有將本國語言同他國語言進行比較，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語言，並深入認識其他語言。基於教學上的需要，本文特別針對中國學生在翻譯上的困難，以句型分析的方式，說明被動式牽涉的問題，以提高他們應用語言的能力。

為了讓我們的說明清楚明白，我們採用霍凱特（Hochette, Charles Francis）的句法分析理念，先分析句中的語言單位，然後再區別它們出現在句中的配列位置。首先介紹中文被動式的特性，然後介紹法文與英文的被動式¹，最後再分項比較三語間的差別，透視它們的差異處，以及這些差異如何造成翻譯工作上的障礙。

一、中文的被動式

中文的被動式分成兩種，一種有句法上的標記，標明句子的被動語態；一種沒有句法被動標記，只靠句中名詞的語意條件制約的「意義被動句」²。我們先來看看中文有被動標記的被動句。我們引用一本小說³中的被動句子來做分析的基礎：「小淘氣兒被狗叫聲給驚醒了」（荻村傳，1985：142）。

句中的「小淘氣兒」，是所謂的「受動者」，也就是接受動作的人，「狗叫聲」

¹ 本文中所指的被動式，並非指所有具有被動意義的句子，有些句子（有使役動詞或法文中的反身動詞）是以動詞本身的詞意來表達被動意義，而非由句法學或語義學上設定的條件制約，所以語言學上不認為是標準被動句。

² 語言學上定義的被動式，是以句法學或詞意學特性為分析出發點，如動詞本身具有被動意義（像法文的反身動詞），因不具備句法或詞意特徵，雖帶有被動含意，但並不算是標準的被動句。

³ 本文中分析的例句，皆由當代作家的書中引用而來。選擇的標準以文筆流暢優美為取決因素。

是驚醒的原因，叫做「施動者」。句中的被動標記是「被」，句中兩個名詞（「小淘氣兒」和「狗叫聲」）間的關係，完全靠句法標記「被」字來標明施動與被動的關係。而「給」是用來強化動詞「驚醒」的語氣，語言學上叫它強化詞。「被…給」連用作為一種連續性的句法標記。至於「了」則標明這個動詞的動作已經完成，是語言學上所謂「動詞的體」。我們用一個簡圖，綜合以上的說明：

小淘氣兒 被 狗叫聲 給 驚醒 了。

受動者 被動標記 施動者 強化詞 動詞 動詞的體(表動作完成)

除了「被…給」之外，中文被動式也常出現其他的被動標記。我們用一個圖把其他可能的被動標記一起標示出來，以便系統化的呈現被動式的句法標記：

圖一：中文帶被動標記的被動句子⁴

主詞(受動者)	被動標記	施動者	強化詞 ⁵	動詞	動詞的體
小淘氣兒	① 被	狗叫聲	給	驚醒	了
	② 叫		給		了
	③ 讓		給		了
	④ 被		×		了
	⑤ 叫		×		了
	⑥ 讓		×		了
	⑦ 給		×		了
	⑧ 被		所		×
	⑨ 為		所		×
	⑩ 為		×		了

從以上的例句可以看出，中文被動式的句法標記相當多樣，說明虛詞在中文語法中地位的重要。「為、被」是古代沿傳至今的標記⁶，「被」書寫口語都適合，而「為」的使用則偏向書寫用途。至於「給、讓、叫」等標記是較為口語的體裁，「給」的用法偏向南方，「叫、讓」的用法偏向北方⁷。它們與後面的強化詞組合的情形也各異，可以單獨使用，如上圖中④⑤⑥⑦的情形（「讓」、「叫」、「被」等單獨使用）；也可以結合強化詞「給」及「所」成為「被…給」、「叫…給」、「被…

⁴「讓、叫」是中文中的使役動詞，有雙重含意，如「那個人讓我嚇了一跳」可以解釋為：「那個人使我嚇了一跳」或「那個人被我嚇了一跳」。本文以具有被動意義的後者為分析對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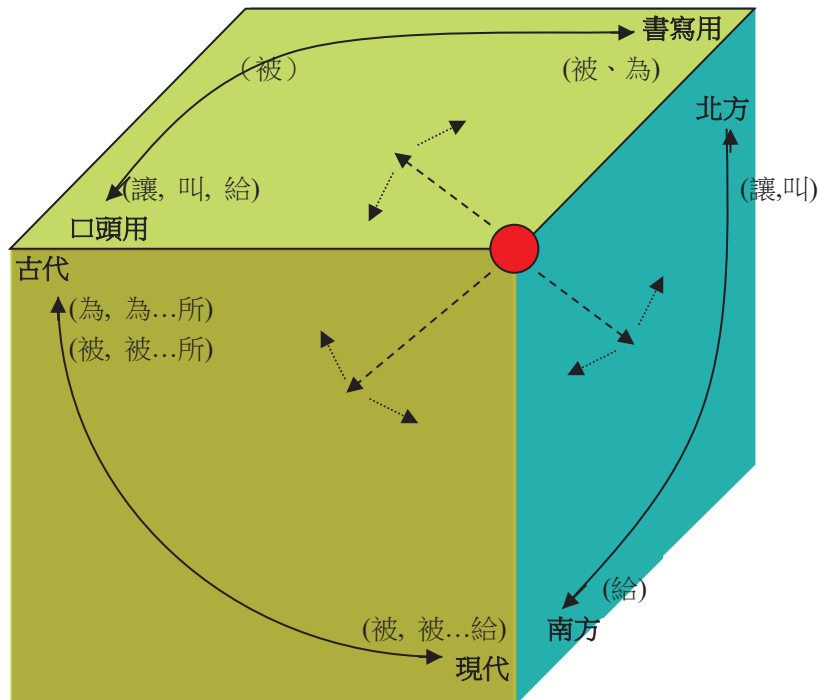
⁵強化動詞語意的「強化詞」可以不用，並不影響句子的大意，所以我們用「×」代表「可省略」。

⁶根據任曉波（Ren, Xiao-bo, *Syntaxe des constructions passives en chinois* 漢語被動結構, 1993: 41-84）的說法，「為」、「所」的用法最古老，其他的標記較現代。語言學中「貫時」的研究法注重一個字的歷史，「共時」的研究則注重字的語法、語意及相關字，本文採用後者的角度來分析。

⁷依照 Hashimoto Mantaro (1987, P.36-49)所做的研究，在中國北方，「讓」跟「叫」的用法比較常見，在中國南方，「給」的用法比較多。

所」、「為…所」等連續性標記，如上圖中①②③⑧⑨的情形一樣。「所」這個強化詞的用法較為古老，所以不能跟現代的動詞體「了」連用，而常跟單音動詞連用，例如在「以有情覺有情」一書中，就有很多「被…所」後面加單音動詞的被動句，如：色不異空，是說不被形像所染(林清玄，1992：21)。而「給」是最特殊的一個標記，它有雙重身分，可以做被動標記，如上圖第⑦例，也可以跟其他被動標記連用，於動詞前作強化詞，後跟雙音動詞，如上圖①②③例。

近數十年來，中文詞彙經由單音詞發展為多音詞的變化過程，雙音詞是這變化過程中的顯著結果。「給」與「所」的搭配使用，使得單音和雙音動詞都可以毫無困難的進入中文被動結構中。綜合以上論述，可以說，中文被動句的句法標記多樣繁複，而且古今夾雜（古老的「為」、「所」與現代的「被」、「給」都有）、南北不同（「所」、「讓」的用法偏北方，「給」的用法偏南方）。現在我們用一個圖來標明中文被動標記的特點。 圖二：中文被動標記的特點⁸



中間的圓點代表我們觀測的時間基準，虛線箭頭表示中文被動式依體裁不同可能有的傾向，三條圓弧實線分別標示各被動標記的特色，依古代/現代、口頭 /書寫、北方/南方等特色來區分。

中文除了有句法標記的被動句外，還有一種完全沒有句法標記的被動句。它是用什麼方式來標明它的被動意義呢？

我們舉古文中著名的「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為例：

⁸ 中國地大人多，有些偏遠地區，可能會有其他的說法，如「吃、受、遭」等，如成語「虎落平陽被犬欺，龍困淺灘遭蝦戲」中的「遭」字就表示被動意義。我們在這裡只舉出最具代表性的範例。

狡兔 死， 走狗 烹， 飛鳥 盡， 良弓 藏。
名詞 動詞 名詞 動詞 名詞 動詞 名詞 動詞

（意為：狡兔已死，狗已無用遂被煮而食之，飛鳥獵盡，弓箭就被收藏起來。表示目的達到，就忘恩負義，遠離對我們有恩的人物。）

在這並列的四個短句中，句中的組合成分都相同（都是名詞和動詞），所用的語法手段也相同（都是同樣的語序：名詞＋動詞）。句中並沒有任何句法標記標明主動和被動的意義。按照名詞的意義來判斷，「走狗烹」和「良弓藏」是不可能做出「烹」和「藏」的動作的，所以，「走狗烹」和「良弓藏」不可能是主動句，而應該是被動句。換句話說，是以名詞詞意做基礎，來區別第一句和第三句是主動句，第二句和第四句是被動句。這種句法形式像主動，但意義卻是被動的句子，語言學上稱之為「意義被動句」。

這樣的判斷基本上要有一個前提，就是句中的主詞應該無能力執行句中動詞的動作，也就是說，它絕不會是施動者，只能做受動者。現在我們舉一個現代中文的例子來做說明：

噴霧鍵 摔壞 了。（細草, 1996：162）
名詞 動詞 動詞的體(表動作完成)

「噴霧鍵」是個沒有生命的名詞，無法執行動詞「摔壞」的動作，所以，照意義來判斷，它應該是後面動詞「摔壞」的受詞。我們可以進一步加上被動標記，來檢驗這個句子的被動意義，如：

噴霧鍵 摔壞 了。
受動者 動詞 動詞的體(表動作完成)
=> 噴霧鍵 被 摔壞 了。
受動者 被動標記 動詞 動詞的體(表動作完成)
=> 噴霧鍵 被 小明 摔壞 了。
受動者 被動標記 施動者 動詞 動詞的體(表動作完成)
=> 噴霧鍵 被 小明 給 摔壞 了。
受動者 被動標記 施動者 強化詞 動詞 動詞的體(表動作完成)

加上句法標記之後，這個句子成了「有標記的被動句」。兩種句型的差別只在於「意義被動句」並不具備任何句法標記，完全仰賴主詞位置上的名詞詞意條件制約。也就是說，在主詞位置上的名詞必須無能力執行後面動詞的動作。反之，如果有能力執行後面動詞的動作，句子就會轉為主動意義，如：小明摔壞了（指摔壞了某樣東西）。兩者的用法差別在於意義被動句多用在不願或不必說出施動者的時候。如談話中需要施動者出現，就會用有句法標記的被動句表達。

綜合以上說明，我們可以看出中文兩種被動式的特性，一種依賴句法的被動標記，一種依賴名詞的詞意條件。前者的被動意義表現在句子的「外部形式」，

後者的被動意義則依靠隱含在句子內的一種「內部條件」。而它們之所以能配合無間，表達豐富且千變萬化的被動語意，在於中文的動詞沒有形態變化。雖然對外國的學習者來說，中文動詞因為缺乏形態變化，使主動被動語態標示得不够清楚，但對中文本身來說，卻有利於主詞位置上施動受動的轉換，應用上反而方便許多。

從上述兩種被動式看出來，中文被動式有極為簡約的句法（指「意義被動句」），也有極為繁複的形式標記法（指「有標記的被動句」），有繁有簡，兩者相輔相成，使得中文在被動式的表達上很靈活，而且還可以轉換，這是中文被動式的整體特性。

二、英法文的被動句

英法文被動式的特徵在動詞有豐富的形態變化，且一定有句法標記。我們以下列句子為例：

英文：The door is (being) opened by the boy. (Donaldson, 1973 : 75)
(門被那男孩打開了)

法文：Le gâteau a été mangé par Paul. (Gross, 1975 : 83)
(蛋糕被保羅吃掉了)

被動句中動詞的形態變化，與主動句完全不一樣，有助動詞及過去分詞的組合，比主動句的動詞變化複雜。這是形態語(inflexional language)的特性，用詞根詞尾標示動詞的語態，及動詞與前面主詞的主從關係。例句中出現的兩個名詞（the door, the boy 及 le gâteau, Paul），何謂受動者、何謂施動者，也各由句法中的位置和被動標記（by 及 par）的標示標明得清清楚楚。

英法文還各有一種虛主詞的被動結構(法文用 il, 英文用 it)，來表示客觀性強的寫作立場，多在報導性強的文章中出現：

I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not advisable to act that way. (陳定安, 2004 : 165)
(中文譯為無主語句：一般認為這樣做是不妥當的)

Il a été découvert un trésor sur la plage. (Maingueneau D., 1994 : 124)
((有人在)海灘上發現了一件寶物)

這類被動句旨在突出動詞後名詞（受動者）的重要性，施動者出現與否並不重要。但因為英法文是高度形式化的語言，句法結構十分嚴謹，如果不表達施動者出來，在主詞的位置上就需用虛詞作形式上的主語。句中不同語詞間的關係，由固定的語序表達得清清楚楚，與前面介紹過的中文的「意義被動句」有很大的差異。

三、中英法三語被動句結構比較

介紹完三種語言的被動式之後，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綜和性的概述。

語言學上認為，中英法三種語言最基本的語序（指的是主動句），都是 SVO（S 是主動句的主詞亦即施動者+ V 是動詞+ O 是受詞亦即受動者）。如下面例句所示：

中文： 她 打了 小明
 S V O

英文： She hit Xiaoming （她打了小明）
 S V O

法文： Elle a frappé Xiaoming. （她打了小明）
 S V O

不可否認的，句法結構和句子語意之間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對應關係，所以，把句子的句法框架顯現出來，將有助於我們了解某一句式的特性。現在，我們把前面介紹過的被動句，試著用 S，V，O 等符號標出它們的語序：

圖三：中、法、英三語的被動語序

中、法、英三語例句	句型代號
<u>小淘氣</u> <u>被</u> <u>狗叫聲</u> <u>驚醒</u> <u>了</u> O(受動者) 被動標記 S(主動句主詞，施動者) V(動詞) 動詞體	OSV
<u>噴霧鍵</u> <u>摔壞</u> <u>了</u> O(受動者) V(動詞) 動詞體	OV
<u>Le gâteau</u> <u>a été magé</u> <u>par</u> <u>Paul</u> O(受動者) V(動詞) 被動標記 S(主動句的主詞，施動者)	OVS
<u>Il</u> <u>a été découvert</u> <u>un trésor</u> <u>sur la plage.</u> S(形式主詞) V(動詞) O(受動者) 地方副詞	SVO
<u>The door</u> <u>is (being) opened</u> <u>by</u> <u>the boy.</u> O(受動者) V(動詞) 被動標記 S(主動句主詞，施動者)	OVS
<u>It</u> <u>is generally considered not advisable</u> <u>to</u> <u>act that way.</u> S(形式主詞) V(動詞) O(受動者)	SVO

可以看出，英法語即使是在被動句中，也依然忠實的遵守著主動句 SVO 的語序，雖然它們都各有一種句型會顛倒過來成 OVS 語序，但句中三個語言單位（S，V，O）依然相同。可以說，英法語的句法結構有如一串珠鍊相互連接，

而且珠鍊中每個珠子都不少，這是型態語(inflectional language)的特色。但中文因為動詞無形態變化，反而語序靈活，主動(SVO)與被動有明顯差異(OSV 和 OV)。這顯示出中文句法結構彈性較大，句型變化度較高。

法國語言學家說被動式在講究的文體中，出現的機率比孩童的話語中多得多。表示被動式的用法比較困難複雜。以上述語序分析的結果來看，中文被動式的用法又比英法文的被動式要難得多了。

四、被動式在翻譯上所受的句型限制

從理論上來說，任何語言表達出的信息都可以譯成另一語言，但實際操作起來，卻並不容易。因為，語言中各自的特性經常在翻譯中造成障礙。最常犯的錯誤就是把一個語言的句法特性，移植到另一個語言中，誤認為翻譯是譯出全部的語言符號。事實上，情況並非如此。一句在外文中說得通的句子，翻成同樣的中文句型可能完全不合語法。例如法文說：

Ce roman a été écrit par ma mère. (Ren Xiao-bo, 1993 : 32)

中文用對等的句型譯起來是：* 這本小說被我母親寫。是一個不合語法的句子。

所以，翻成中文時，我們只能用「是.....的」的結構，而無法把被動句式照譯出來：

這本小說是我母親寫的。

因為中文的「被」字句多用來結合動作性及處置性強的動詞。「寫」這個動詞並不像前面例句中的「摔壞」動作性那麼強，所以聽起來覺得勉強。

再如下面這句英文，中法文都無法找出同樣被動的句式翻譯出來：

English is spoken in many countries.

=> Le français **se** parle dans de nombreux pays. (Gatone, 1996 : 242)

(法文必須譯成反身動詞的句子，而非標準的被動句)

=> *⁹ 這裡英文被說。

(中文翻譯時必須譯成下列無主語的主動句才說得通：這裡說英文。)

所以翻譯時，應以句子語義的傳達為第一考量，句法的符合與否則成為次要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是學生從外文被動句譯成中文時，為表達被動意義，會死抱住一個「被」字不放。如下列法文的句子：

Le temple des ancêtres avait déjà été balayé proprement. (Yuan, Mei-yu, 2003:93)

或英文的句子：

The deadline was extended for three days. (陳定安, 2004 : 18) .

如果我們照原文的被動句型譯出，就成了：

⁹ 符號「*」表示不合語法的句子。

Le temple des ancêtres avait déjà été balayé proprement.

=> 祠堂已被掃得乾乾淨淨。

The deadline was extended for three days.

=> 截止日期被延長三天。

雖然意思正確，但讀起來卻覺得有點彆扭，由於在主詞位置上的是沒有生命的名詞（「祠堂」及「截止日期」），如果選用中文中無「被」字的意義被動句，譯文就顯得自然多了：

Le temple des ancêtres avait déjà été balayé proprement.

=> 祠堂已掃得乾乾淨淨。

The deadline was extended for three days.

=> 截止日期延長三天。

即使英法文句子都用被動句型，中文也不一定就可以用，因為每種語文有它的獨特性：

Le café est servi avec du sucre.

Coffee is served with sugar.

?¹⁰咖啡和糖一起被送來

加上「被」字總覺得不自然，如譯成「咖啡和糖一起送來」就比較合乎中文的語法了。

因此，一個語言的被動句，不見得一定可以譯成另一個語言的被動句，因為語言都有其獨特性，我們無法期望句型結構可以在不同的語言中完整轉移。而且，翻譯的中心任務是再現原文的思想，而非所有原文的語言符號，所以硬性的做出對等的轉換是不適合的。那樣做有如用原文的句法去規範譯文的句法，不但違背了尊重每個語言特性的原則，也讓譯文變得生硬扭曲。

五、被動式在動詞的「體 (aspect)」上所受的限制

我們在前面談了句法轉換的問題，現在我們來談一談動詞的體(aspect)。動詞的體是表示動作的狀態。談的是動作的開始、持續還是完成，是反覆性的行為還是指一次性的動作。與「時」談的是動作在什麼時候發生並不相同。如英語的「be doing (正在做)」是進行體，表示持續。而「have done (做了)」則是完成體，表示終結。有些語言的動詞不一定有時態變化(如中文)，但每種語言的動詞都會有不同的「體」。現在我們把英法文中一些動詞體略述如下：

為了方便各位了解，我們把雖不是被動式，但容易混淆的句子一併列出：

a) La porte a été ouverte. (The door has been opened.) (Yuan, Mei-yu, 2003:186)

門(已被)打開了。(標準被動句，指門被打開後的結果。)

¹⁰ 符號「？」表示句子的語法有問題。

- b) La porte est ouverte. (The door is open.)
門是開著（指開的狀態）。
- c) La porte s'ouvre. (* The door opens)
門開了（指開的過程）。
- d) La porte s'est ouverte. (The door opened.)
門開了。（指開的結果，反身動詞句式，非被動句）
- e) La porte est ouverte à huit heures du matin. (The door is open(ed) at eight o'clock A.M.)
門早上八點是開的。（指狀態，非被動句）
門早上八點開。（重覆性的動作或事件，被動句）
- f) La porte est ouverte par le garçon. (The door is being opened by the boy.)
門被那男孩打開了。（指正在做，是進行體）

每種語言都有它無法表達的地方。上面英法文對照的句子很能說明語言間的差異。我們舉 c) 的英法文作例子，法文「La porte s'ouvre」是表示門開啟時那個開的過程，而英文「The door opens」¹¹卻是一個說不通的句子，顯示出不同語言間的動詞「體」有差異。中文一句「門開了」，可以有多層含義，可以指例句 d)「門被打開了後的那個結果 (La porte s'est ouverte.)」，也可以指例句 c)「門在開啟的那個過程 (La porte s'ouvre.)」。原因在中文單音詞常一詞多意，「開」既可以做形容詞，也可以做動詞，詞意靈活多變，因而導致識別上的困難。當然法文中的過去分詞如例句 e) 中的 ouverte，可以是形容詞 (=open)，也可以代表被動意義 (=opened)，在動詞的體上也很難分辨，這些字彙特性造成不同語言中動詞「體」的分歧，也是翻譯工作上的障礙。

六、被動式翻譯時字彙上的問題

把一個語言中表現的思維用另一種語言表達出來，需要選用適當的詞彙，因此詞彙的翻譯問題不可忽略。現在我們來看看字彙在翻譯上造成的瓶頸。下面這個中文句子，可以翻成英文的被動語態，但法文翻成被動句後成了不合語法的句子：

他 被 你 損 慘 了 (女強人, 1984 : 194)

受動者 被動標記 施動者 動詞 副詞 動詞的體

英譯：He was cruelly wounded by you (或者 by your words.)

法譯：Il a été cruellement blessé * par toi. (必須譯成主動句：Tu l'as

¹¹ 這句話要加上其他語義條件，才能說得通。如：The door opens when you push the bottom 或者 The door opens when the police get here.

cruellement blessé.)

法文被動句中，人稱代名詞（如例句中的 *toi*）是不可以放在被動標記後面做施動者的，所以這句話翻成法文時，必須翻成主動句：*Tu l'as cruellement blessé.* (你把他損慘了)。法文語法的規定是：必須有其他的施動者出現做為對照，人稱代名詞才可以出現在被動句施動者的位置上，例如下列 *b)* 和 *c)* 的句子：

a) * *Ce bruit a été répandu par lui.* (噪音是他發出來的。)

b) *Ce bruit a été répandu par lui et non pas par moi.* (噪音不是我而是他發出來的。)

c) *Le verre n'a pas été cassé par moi, mais par Paul.* (玻璃不是我打破而是保羅打破的。)(Riegel, Pellat, Rioul, 1994 : 437)

詞彙的組合是很微妙的，有的時候約定俗成，有的時候卻又不照規律結合，沒有道理可說。而且在一種語言中，可以搭配的詞語，在另一種語言中卻不見得可以組合。其實，馬來文中的人稱代名詞也和法文一樣，在被動句中有字彙方面的限制：

圖四：Ikan sudah dimakan oleh kucing (Yuan, Mei-yu, 2003:211)

(魚已經被貓吃掉了)

受動者	副詞	動詞	被動標記	施動者
<i>Ikan</i> 魚	<i>sudah</i> 已經	<i>di-makan</i> 被動變化-吃掉	<i>oleh</i> 被	<i>kucing</i> (貓) * <i>orang</i> (人們) <i>orang lain</i> (其他人) * <i>saya</i> (我) * <i>kami</i> (我們) * <i>kita</i> (我們全部) * <i>kamu</i> (你) * <i>kamu semua</i> (您) * <i>dia</i> (他、她) <i>nya</i> (「他、她」的另一形式) <i>mereka</i> (他們、她們)

所以，進行雙語翻譯時，即使句型及語義都沒有問題，也需小心有無字彙上的設限。因為，一個語言的開放部分很可能是另一個語言的嚴謹範圍。而有些語言（如法文）在字彙的表達上十分嚴格。比較起來，中英文的被動句對字彙組合的包容度較大，而法文和馬來文在這方面則嚴謹得多。

七、翻譯時被動標記的特色掌控

中文的被動標記很多樣化，我們在前面已經介紹過。而英文的被動標記只有一種 *by*。比較起來，法文的被動標記 (*par, de, dans* 及 *à*) 雖不如中文多樣，但比英文複雜多了。法文的四個被動標記各有不同的使用情況和語義特色，*par* 多與動作動詞連用，*de* 多與心理動詞連用。*dans* 多用在實際或抽象的空間中，*à* 則與自然界有摧毀力的蛀蟲或鼠類等動物連用。請參看下面例句：

La maison a été démolie par le mistral. (Desclés et Guentchéva, 1993, p.77)

房子被西北季風摧毀了。

Cet homme est détesté de tous ceux qui le connaissent. (Monnerie, 1987 : 125)

？這個人被所有認識他的人所厭惡。(= > 認識他的人都討厭他)

Le pourboire n'est pas inclus dans le prix. (Gaetone, 1996 : 192)

小費包括在價錢內。

C'était du décor... mangé aux mites.(Togebly, 1983 : 34)

這裝潢被蛀蟲蛀壞了。

法文是特別講究音律特色的語言，在被動標記的使用上也不例外。下圖是法文被動標記的音律差別：

圖五：法文被動標記的音律差別

法文被動標記	<i>par</i>	<i>de</i>	<i>dans</i>	<i>à</i>
音律特色 優雅文體	—	+	—	—

我們舉《追憶似水年華》的作者普魯斯特 (Marcel Proust) 的句子為例，一個介系詞的更動透露出他在音律上及體裁上的講究：

D'avance, je m'étais mis à la portière tant j'avais peur de ne pas voir Cottard ou de ne pas être vu de lui. (Wagner et Pinchon, 1962 : 290)

劃線中的被動標記 *de*，原該是用與動作動詞連用的 *par*，但用了 *de*，行文看起來較優雅，而且音律上也較動聽，更可以跟句中出現了好幾次的介係詞 « *de* » 產生諧韻的效果。

如果說良好的翻譯不但詮釋原文思想，也展現原文風格，那麼法文被動標記在翻譯上突顯的問題是：不同語言在「音位」上有其獨特的要求，對法國人而言，「聽起來舒服 (Ça sonne bien à l'oreille.)」很重要，然而「音義兼顧」卻是翻譯上一項很大的困難。有些特色在一種語言中雖顯而易見，但在另一種語言中卻難以表達。

八、結論

不同的語言是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有其任意性，譬如說：法文的月亮（*lune*）是陰性，太陽（*soleil*）是陽性，而德文的太陽（*sonne*）是陰性，月亮（*mond*）是陽性。不同的語言並沒有共同的規則。從這個事實來看，人類思維的內容有其差異性，就如大家都愛真善美，但各國真善美的標準則不一。

透過被動式，我們可以明顯的看出中英法三語的差異。英法文有著標準形態語的特質，句法結構嚴密完備，動詞形態豐富，語言單位的角色都由語序及句法標記指示得清清楚楚。而法文在字彙使用上和音律上，尤有繁瑣的要求。英文就顯得單純多了。而中文除了句法手段之外，也用意合方式（指「意義被動句」）來表達被動思想。可繁可簡的兩種方式說明了中文被動句型的多樣性：意合（*meaning-centered*）造句法，與形合（*grammatically closely bound*）造句法兼具。而且中文被動式的句法標記很複雜，古今兼具，各有各的使用特色及限制。顯示出中文不但要注意字彙間的語義關聯，也需注意音節上的搭配（如「給」與「所」後的動詞有雙音或單音的差異），和字彙之間的聯結（如「為」可與「所」合用，但不可以與「給」合用），應用上相當困難。法文有句慣用語說：「*C'est du chinois*」。直譯是：這是中文。意譯是：這是很難理解的事。可見以他國民族的立場來看，中文實在是一種困難的語文。

現在，我們用一句話來歸納中英法三語的差異。一位法國語言學家說：「語言的差別並不在於它能不能那樣表達，而在於它必須做那樣的表達....¹²」。換句話說，語言的差異並不在於它能不能表達某些內容，而在於它表達的方式不同。如英文說：

The window was broken by my neighbor. （窗戶被鄰居打破了）

英文和中文一樣，「鄰居」一詞看不出是男還是女，但法文就沒有這樣的問題，因為，法文中男或女分得很清楚。這句話法文有兩種說法：

La fenêtre a été brisée par **mon voisin**. (男鄰居)

或 La fenêtre a été brisée par **ma voisine**. (女鄰居)

法文須明確的把鄰居的性別界定出來，不容許有模糊不清的情況。

金惠康也在「跨文化交際翻譯」中提出同樣的看法（2003：346~347）：「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都存在於特定的文化之中，它們都各自在其源遠流長的歷史中形成了自己的獨特表達方式；同時，使用不同語言的讀者也形成了對自己所屬

¹² « Les langues diffèrent non par ce qu'elles peuvent ou non exprimer, mais par ce qu'elles obligent ou non à dire (Hagège, 1985 : 62) ».

的那個語言系統獨特表達方法的習慣。從深層看，不同語言不乏語意上的共同之處，但在表現形式上可謂是五花八門，差異顯而易見。」

換句話說，中英法三語的根本差異在表達方式上。表達方式不同，使用模式就不同，而使用模式正是一個語言的基本特徵。

翻譯活動不同于一般的語言活動，並非完全自主，需受原文的框架制約。所以，譯者須「用目標語 (target language) 來重組源語 (source language) 信息，轉換表達角度，使譯文更符合目標語的習慣，更利于讀者接受，這就叫“視點轉換”」(金惠康,《跨文化交際翻譯》, 2003: 346~347)。

視點轉換得越靈活，越有益於語言間的解碼工作。因此，在從事漢英、英漢、漢法、法漢翻譯時，我們除跳脫原文的表達習慣，以不同的表達方式來重組源語訊息，更需注意下列的視點轉換：

- 一、兩種語言是否用不同的方式傳達相同的訊息。譬如前面提過的例子：法文中男鄰居或女鄰居分得很清楚，而英文和中文一樣，「鄰居」一詞看不出是男還是女。
- 二、兩種語言是否用相反的方式傳達同樣的訊息。譬如英文用被動句說：English **is spoken** in many countries。而中文則必須說成一句無主語的主動句：這裡說英文。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莊坤良曾說過：翻譯就是翻「異」。翻譯的過程最能顯現語言的差異。從以上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被動式牽涉到許多複雜的翻譯問題，而這些問題確實呈現了中英法三語間的基本差異，值得我們探討研究。

引用書目

- 葉子南 (2000) , 《英漢翻譯理論與實踐》, 台北: 書林, 390 頁。
- 陳定安 (2004) , 《英漢比較與翻譯》, 台北: 書林, 344 頁。
- 陳紀滢 (1985) , 《荻村傳》, 台北: 皇冠, 213 頁。
- 胡品清 (1996) , 《細草》, 台北: 華欣, 287 頁。
- 林清玄 (1992) , 《以有情覺有情》, 台北: 圓神, 283 頁。
- 朱秀娟 (1984) , 《女強人》, 台北: 中央日報, 391 頁。
- 金惠康 (2003) , 《跨文化交際翻譯》, 北京: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社, 420 頁。
- Desclés J.-P., et Guentcheva Z., (1993), « Le passif dans le système des voix du français », *Langages*, mars 93, No.109.
- Donaldson W.D., (1973), *French reflexive verbs : a case grammar description*, Paris, Mouton.
- Gaetone, D., (1996), *Le passif en français*, Paris, Duculot.
- Gross, M., (1975) , *Méthodes en syntaxe (Régimes des constructions compétitives)* , Paris, Hermann.
- Hagège C., (1985), *L'homme de paroles*, Paris, Fayard.
- Hashimoto A.-Y., (1987), *Mandarin syntactic Structures*, Chilin, N.8.
- Hupet M., Costermans J. (1976), « Un passif, pour quoi faire ? », *La linguistique*, 12-2.
- Maingueneau D, (1994) , *Syntaxe du français*, Paris, Hachette.
- Monnerie A., (1987), *Le français au présent (Grammaire)*, Paris, Didier.
- Ren, Xiao-bo 任曉波 (1993) , *Syntaxe des constructions passives en chinois 漢語被動結構*, Paris, Langages Croisés.
- Riegel M., Pellat J.C., Rioul R., (1994), *Grammaire méthodique du français*, Paris, P.U.F.
- Wagner R.L. & Pinchon J., (1962), *Grammaire du français classique et moderne*, Paris, Hachette.
- Yuan, Mei-yu, (2003) , *Le passif en français et en chinois : Etude comparative d'après cinq oeuvres chinoises publiées entre 1975 et 1996*, Thèse de Doctorat, Université de Provence.